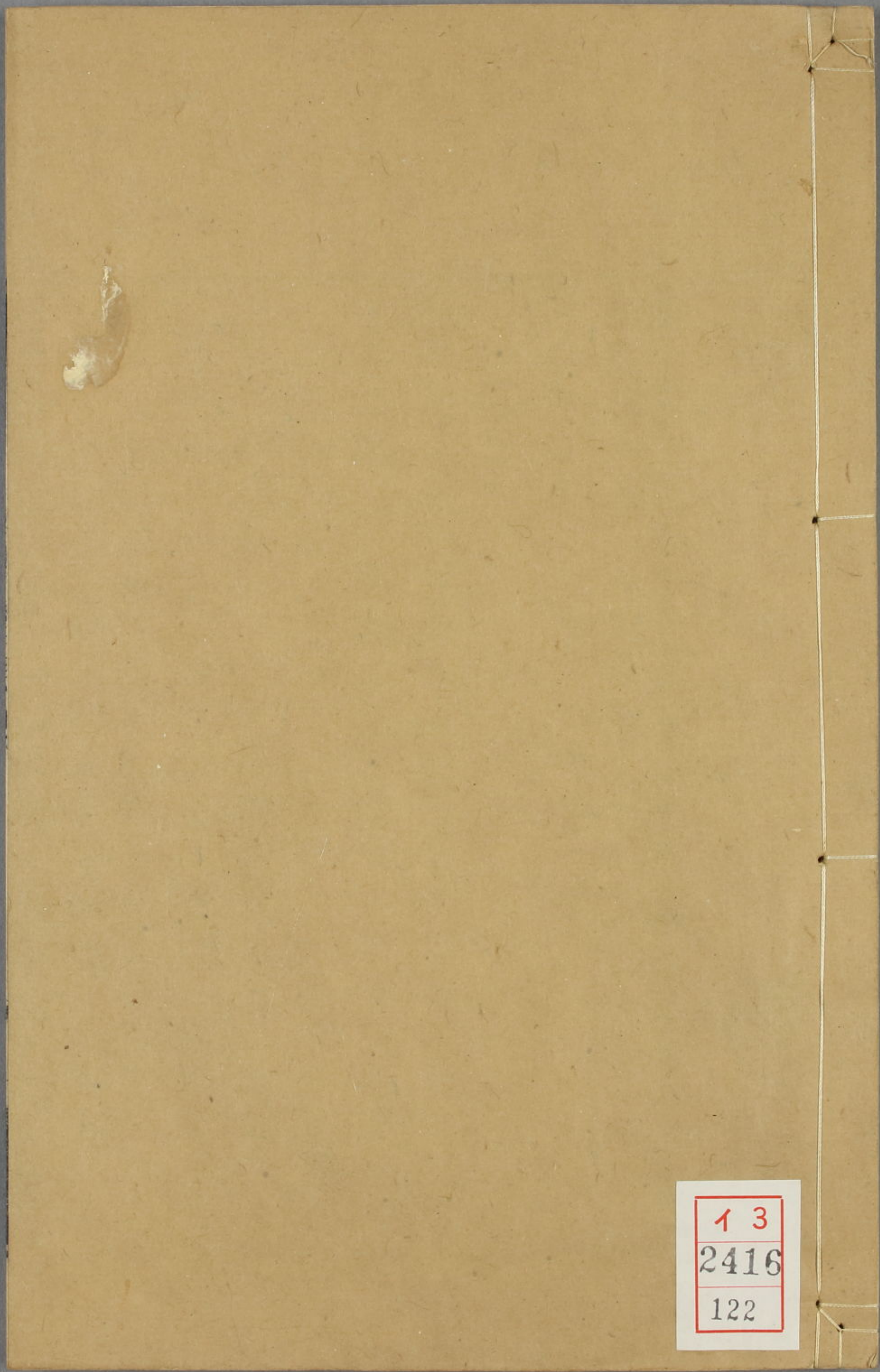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2



13
2416
122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半澤文庫

人部二十八

慕賢

知賢附

忠

慕賢知賢一

增禮記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 又曰

慕賢而容衆 家語曰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詩傳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大戴禮曰同聲則

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大

下之豪相率而趨之從其類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唐文

粹李翱曰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慕賢知賢

<2004-682>)

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弗見而已矣

慕賢知賢二

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昔者周公體大聖人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此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

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增史記衛世家曰

成王封康叔為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管仲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吾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吾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吾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吾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詩說曰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原**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

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增又曰祁

奚辭

請老也

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

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
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
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
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

言從義也

非上不舉

傲上而動也

若臨

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史記秦本紀曰百里奚亡秦

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請以五羊皮贖之
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餒人

地名蹇叔

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

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

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

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

是以知其賢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

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

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

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

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有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史記越世家曰范蠡對越王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 冊府元龜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史記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

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假令晏子而在余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瘡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詩外傳曰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

對曰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新序曰魏文侯致祿百萬於段干木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孔叢子曰齊王謂子思曰

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焉

史記魏公子列傳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漿或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

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

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
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
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范雎列傳
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
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
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
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屨
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
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太慙駕如野迎之 魏世家曰
三十五年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
皆至梁 燕世家曰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
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田單傳曰燕之初

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騶奭傳曰齊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孟嘗君傳曰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漢陳平傳曰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有讒平者漢王疑之以讓無知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韓信傳曰滕公言信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何聞信亡

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張釋之傳曰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後漢張楷傳曰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

有公超市海內先賢行狀曰東漢戴良字叔鸞高才
磊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
庶莫敢有爭忿之家蔡伯喈別傳曰東國宗敬蔡邕
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
同三閭孝齊參騫天中記曰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
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
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
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賁書詣勤勤見而察
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
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

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
賢英名並耀於世謝承後漢書符融見郭林宗便與
之交又介紹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
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
下融所致也漢紀曰陳國童子魏昭常請於郭泰曰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泰許之泰嘗
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者作粥
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
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
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又曰黃瓊將葬徐穉往

弔哀哭而去陳留茅容追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
飲食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
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
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許劭
傳曰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
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典略曰
襁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趙戢歎曰
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襄陽
記曰龐德公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統為鳳雛司馬德
操為水鏡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天姿聰朗高

峙岳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若
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天中記曰黃憲字叔度同郡
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
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
自以為不及既觀其人固難得而測矣 世說曰陳仲
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
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
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又曰漢皇甫規解官
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規卧不時起

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座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魏略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世說曰有問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後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

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元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屋宇脩道德爲廣宅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王隱晉書曰衛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樂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續晉陽秋曰太傅謝安見褚爽少時歎曰若

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期生爽小字也 羅含別傳曰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是
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晉書顏含傳曰含雅重行實抑
絕浮僞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
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張天錫傳曰天錫
數宴園池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游行有得
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
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
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孝標辨命論曰沛國劉瓛瓛弟

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離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如晦為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
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 唐紀曰狄
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問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新唐書婁師
德傳曰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
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與臣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 唐文粹李華曰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則終日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盡矣 宋史韓琦傳曰琦嘗論近世宰相獨
許裴度晚與歐陽脩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
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歐陽脩今之韓愈也 東都事
略曰富弼字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
此王佐才也 性理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
臺列者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若乃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
疵瑕 又司馬光呂公著嘗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
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

聖代之真儒也 聞見錄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
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
會獨司馬溫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
之後潞公不從 宋史范鎮傳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
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稱曰君實景
仁不敢有所軒輊云 羅從彥傳曰從彥字仲素朱熹
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 蔡元定傳曰元定聞朱熹
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
定質正焉 性理朱子曰蔡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宋史胡安國傳曰侯仲
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謂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
有斯人也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金史承暉傳曰承暉生而富貴
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
而友蘇公 元史廉希憲傳曰世祖為皇弟時希憲年
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

嘉之目曰廉孟子 許衡傳曰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
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
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續文獻通
考曰明陳憲章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
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颺言於朝以為真
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慕賢知賢三

原倒屣

覓船

晉王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

之粲至年既幼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與之 又張憑
傳憑常詣劉惔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
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傳覓張孝廉船便召同載 執

人部

淵蓋頂

慕賢知賢

三

轡式廬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侯生攝

轡愈恭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式之

座執鞭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程鄭二人嘗為具

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下相如不

荀爽嘗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膺

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本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為

人遂名增八伯三君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

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謨

為朗伯阮孚為誕伯蓋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

錮傳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後漢黨

客鍛賃春衛農為書生窮之乃客鍛為郡小吏東平

其賢尤加禮待催有過償及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貸錢

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為馮翊

乃相報後果為馮翊太守以勃子為門下書佐後漢

梁鴻傳鴻至吳依阜伯通居廬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

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立亭置

而異之曰彼能使其妻敬之非凡人也

榻徐穉別傳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

思賢亭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

置一榻後郡守松命莫肯至唯穉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

徐穉事同蘭臺聚龍門遊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

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蘭臺聚陳郡殷芸沛國劉顯

及到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蘭臺聚陳郡殷芸沛國劉顯

為中丞簪裾輻輳薛宣丞相張既方伯漢書

傳宣為不其永郎耶太守趙貢見宣悅其能還至府舍

令妻相見戒曰顧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顧君

宣字也三輔決錄張既字德容世寒素兒童時功曹

游殷察之邀既過家設饌既其妻笑之殷曰方伯器也

天下長者江東奇才記袁

紹一見鄭康成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
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金陵志張溫使
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琴瑟不御羔鴈成羣家語
東菰蘆中生此奇才
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其衛靈公乎大
夫史鮒以道去衛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
亦可乎
著而弟謙又配之每宰府辟名羔鴈成羣世稱三君
開閣待士立苑招賢
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又文
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霽月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
品甚高胃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為先
後蕃對曰閣出公族聞道漸訓者長於三輔義禮之俗
之桓譚新論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表閣韋著孰為先
服

所謂不扶自直不鑊自剛至於穉者爰自元禮居上

阿平絕倒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

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居八俊之上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

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

論軍鎮豫章玠避亂從洛投敦至武昌見敦敦與之談

中朝此子今宿敦顧謂僚屬謝鯉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

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求為小縣追至東海
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
之官道經榮陽令敦煌曹嵩路迎謁候咨傳咨拜東海相

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嵩名重今過界不見

平輿二龍洛陽雙璧
平輿之淵有微見許子將兄弟曰
時譽禎為洛陽令陸曄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瓊樹

人部
開監領函卷三百六十九
慕賢知賢

瑶林 金山玉海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

傳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於是風塵外物南史朱昇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開有對賓之色器宇宏

深神表峰峻金山方丈緣陟未登玉海千人之水鏡

尋窺映不測觀其素行非惟十有海千人之水鏡

汝等津梁 世說衛伯玉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

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

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公非直為國進賢亦

為汝等將來之津 入錢不得 穿壁以觀 晉書阮脩

梁也其見重如此 南史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陳永陽

求入錢而不得 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

榮為郡吳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

不可謂榮曰觀陸慶當詣焉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

郭隗 晉書謝鯉傳鯉為王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鯉

談話無倦唯難謝鯉為王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鯉

所慕如此 接迹於道 爭趨其門 唐書陽城傳曰城

者接迹於道 又大曆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 李公

天下第一 黃童無雙 唐書李揆為虛杞所惡使蕃酋長曰

黃香傳香性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 此皆南金 所

謂國寶 翰苑新書晉薛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

金也 魏志邴原傳崔琰曰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

鄙吝復萌 司馬光行狀溫公歿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

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後漢黃憲傳陳蕃周舉相

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有乎心

恥不及門 喜而倒屣 風記纂淵海范仲淹卒天下想聞

為恥 邵康節墓志康節嘗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

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知歡喜尊敬

莫名其器

每從之遊

世說王公目山巨源如璞玉

器又裴國寶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

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

知國寶自汝南管鑰天下楷模字海內先賢傳許劭

乃希世之偉人也又劭別傳曰劭少時子微便云此賢

當持汝南管鑰後漢黨

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晉阮

醉傳郭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阮咸心

名時人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與從子靈運並有美

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何點稱慧曉如懸鏡遇物無

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顏回送客或曰此兒一半之顏回也尚答曰坐無尼父

馬別張鷟鷟之網非所能羅聞芝蕙之香久而彌

盛魏書公孫度謂邴原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鷟鷟

而為名賢所慕邴立觀堂下便驚酸蔑之來坐語

烈芬芳久而彌盛

桑中已識士元之異上駸茂叔向事嵇延祖之卓

卓果爾超羣黃叔度之汪汪原非易量世說有人語

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

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

汪汪若千頃之被澄之不清擾之不可量也

慕賢知賢四

增玉界尺

翰苑新書五代趙光逢在唐以文行

之師表漢黃憲傳憲字叔度荀淑遇憲於逆旅時歎

人部

月益頁

慕賢知賢

七

若武庫

晉裴頠傳周弼見裴頠歎曰

割啗牛心

晉王

傳義之

年十二嘗謁周顒顒察而異之時重牛

增太

山北斗

行學耆仰之如太山北斗言成

室邇人遐

阮孝

緒傳孝

純屏居一室未嘗出戶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

以為覆蓋

郭泰

遠其兄

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

以為覆蓋

郭泰

風譽者

莫不懷刺劍衽望塵而息

以為覆蓋

郭泰

蔡伯高

時澹然淵淳九州之士悉懷懷宗仰以為多矣未

以為覆蓋

郭泰

嘗不有

慚唯為郭先

如舊相識

晉書

生碑頌

無愧色耳

如舊相識

晉書

其各如

林宗起拜後漢茅容傳容時與等輩避雨樹

如舊相識

晉書

舊相識

林宗起拜後漢茅容傳容時與等輩避雨樹

如舊相識

晉書

自以草

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日容殺雞以供其母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亮答

如舊相識

晉書

人部

乘為門士

泰見而奇之

其後遂為名士

也

為得人

一日千里

後漢王允傳

稱吉甫

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舍人裴

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人多矣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高孝基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口訥心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論鄉黨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世說李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知李寶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衣上一

裴取筆疏二十人後漢王允傳

一日千里

王佐才

也

孤松獨立

世說山公目嵇叔夜

霄漢喬松

記天中

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車上望大槐阪觀者數百人引頸望之眇若喬松之在霄漢頭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觀之以爲快

慕賢知賢五

增

詩晉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

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

詔漢高帝求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吾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增

書晉司空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顧彥

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

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唐李白與韓荊州書曰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宋歐陽脩答范龍圖辭辟命書曰執事忠義之節傳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

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之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

增序宋程頤序明道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增論唐李華三賢論曰予兄事元德秀而友蕭劉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
增碑漢蔡邕郭有道碑曰先生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於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忠一

增說文曰忠敬也

原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又

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書曰顯忠遂良 又曰為下克忠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 左傳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原**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增**史記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樂毅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傳曰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漢谷永傳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劉更生上封事曰忠臣雖在

人部

忠

忠

猷猷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晉書譙王承曰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 唐紀太宗曰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宋紀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真德秀曰自古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子牙子曰忠則無二心 鬻子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桂巖子曰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忠也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輔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馬融忠經曰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爲國之本在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 宋歐陽脩曰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 又曰士不忘身不爲忠

忠二

增賈子說文曰舜以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 漢書東方朔傳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唐書忠義列傳曰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
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為得仁
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
與原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
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
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
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增史記蔡澤傳曰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以忠聖乎性理西山
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

以聲色游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石碏
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州
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
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臣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
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泄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
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原又曰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增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

觀狀謂觀駢脅也

以伐鄭曰與我詹

而師還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

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原說

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左傳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尹歲尹官名克黃使于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增史記齊世家曰景公立

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

原家語孔子曰晏子

於君為忠臣 晏子梁丘據問於晏子曰子之事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增左傳曰初伍員為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之子能

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七日秦師乃出公羊傳伍子胥曰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為也 莊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荄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謂賈辛為有力於王室舉之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史記屈原

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原史記曰項

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誑楚王可間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增漢紀曰蘇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漢書朱雲傳曰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位特進甚尊重

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原龔勝傳曰王莽遣使者迎勝以印綬就加

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

增鮑昱傳曰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

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問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原蜀志**
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晉書周處傳曰齊萬年作亂處爲建威將軍以兵五
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奮劔慷慨仰天歎曰
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身爲大臣
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增周顗傳**曰王敦作逆
周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

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
當速殺敦毋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以戟傷其口不
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觀者皆爲流涕 **東坡志**
林曰晉郗超爲桓溫心腹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使知
之將死出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思我眠食大減
即出此書不爾焚之後方回見書曰是兒死已晚矣不
復念惜可謂忠哉 **晉書張重華傳**曰石季龍使麻秋
陷大夏秋令宋宴以書誘宛成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
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
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而自刎 **異苑**曰潯陽周虓

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殮已經旬
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虜屍歛迴眸鬚髭張裂睛瞳明
亮迴盼屬堅堅覩而稱嘉厚加贈賻 晉書王諒傳曰
梁碩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
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左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
斷辭何有 辛憑傳曰燉煌太守辛憑惟有一子髦至
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爲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
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宋書徐廣傳
曰廣當恭帝遜位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
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

運身世荷晉恩實眷戀故主 陳書岳陽王叔慎傳曰
荊州刺史陳紀降隋滿城將士莫有固志叔慎乃置酒
會文武僚吏酒酣呼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
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
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
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軍門而縛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
可猶豫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馳驅有事之際慷慨
功名之會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
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奮勁
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貫乎本朝聲義動

於鄰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乎百世矣高允傳曰魏主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後周書令狐整傳曰太祖時整以國難未平常願舉宗効力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隋書盧楚傳曰楚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約社稷有

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遂被害唐蘇世長傳曰高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王行敏傳曰武德四年行敏督兵徇楚趙與劉黑闥戰破之旣而爲賊所執縛之麾下終不屈賊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心惟陛下知之唐紀曰太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唐書魏徵傳曰徵嘗謂太宗曰臣願陛下俾臣為良臣
無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
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
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尸家祇取空名此
其異也 房元齡傳曰元齡寢疾抗表諫征高麗上謂
公卿曰彼病篤尚能憂我國家 薛仁貴傳曰高宗幸
萬年宮山水驟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
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
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鄭
惟忠傳曰惟忠以制舉召見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

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
擢用之後復以待制召武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
乎 安金藏傳曰金藏在太常工籍時有誣皇嗣異謀
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
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剗腹中五
臟並出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內五臟以桑白皮
為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
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傳獄睿宗乃安 郭子儀傳
曰天寶末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旆而子儀能輔太子再
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

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敵壓以至誠猜忍
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唐
書顏真卿傳曰當祿山反哮噬無全魯公獨以烏合嬰
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
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顏杲卿傳
曰杲卿為常山太守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水
竭糧矢盡六日而城陷被執賊脅使降不肯取少子季
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爾子杲卿不答遂殺之杲卿
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
罵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

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
賊鈎斷其舌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
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軍終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
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
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
掘鼠煮鎧弩以食又曰南霽雲請救於賀蘭進明進
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
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韋處厚傳曰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 韓愈傳曰愈上表極諫佛骨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唐紀曰劉闢反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項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 宋史田重進傳曰太宗居藩邸時愛重進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辭不受 寇準傳曰準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紀曰韓琦請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 墨客揮犀曰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近侍以爲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 國憲家猷曰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對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

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對曰
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
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之所不解也 宋
紀曰宣仁太后謂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
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
道卿當思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又曰哲宗時安置
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
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
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
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

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
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宋史岳飛傳曰秦檜
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
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
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
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
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
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韓世忠傳曰世忠性慇直
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時岳飛冤獄舉朝無

敢出一語世忠獨能撓檜怒 楊邦乂傳曰邦乂知溧陽縣金人濟江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爲他邦臣金帥完顏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宴於堂上立邦乂於庭劉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後又大罵宗弼殺之剖取其心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國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因贈徽猷閣待制 趙鼎傳曰鼎爲中丞詹大方誣貶吉陽

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金史畢資倫傳曰泗州破資倫爲宋軍所執說之降不屈宋人以資倫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鎮江土獄脅誘百端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完顏陳和尚傳曰元兵破鈞州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降之斫足脛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

不絕元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元紀曰參政魏天祐逼謝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禮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

時枋得復何言哉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四月朔至燕京越五日死於驛文天祥集曰元主名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天祥曰願賜一死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元史郭嘉傳曰遼陽陷嘉竭家所有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勲王室今之盡忠我分內事也况守此土當死生以之賊至力戰而死喬彞傳曰至正十八年賊陷

晉寧城彛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彛坐井上令妻子
婢輩循次投井中而死已隨赴之 元紀曰余闕守安
慶孤城六年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嘗以病不視事
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又嘗臨陣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
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
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
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及
友諒合諸寇來攻闕知不可爲引刀自頸墮清水塘中
妻子女俱赴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於西門

外 伯顏子中傳曰子中仕元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
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明將軍廖永忠已降何真子中
跳墮馬折一足至軍前永忠欲脅降之終不屈義而舍
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太祖求之不得簿錄
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嘗齋鵠自隨有急則死之久之事
寢解子中乃還故里洪武十二年詔令郡縣舉元遺民
將官之不應者論重辟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於朝
詔以幣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
祖父師友飲鵠而死 蔡子英傳曰子英永寧人元至
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

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久之復為有司所跡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熱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花雲傳略曰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陳友諒攻破其城縛雲欲降之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碎其首懸

於舟檣叢射之 方孝孺傳略曰成祖即位詔召孝孺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經見成祖怒曰何為著此孝孺曰吾君亡安得不為衰經乎成祖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則死耳何肯為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血書燕賊二字成祖益怒誅及十族 練安傳略曰文皇即位縛安至出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安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血入於磚滌之不滅 鐵鉉傳略曰燕王正大位鉉被執入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回顧成祖怒齧其肉納鉉口令啖曰甘乎厲聲曰忠臣之

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已命盛油大鑊投屍煮之撥使
北向展轉向外更令內侍以鐵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
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沾內侍手皆爛咸棄棒走
骨仍外向乃葬之 胡閏傳略曰成祖入京首召方孝
孺草詔繼召閏閏衰經慟哭聲徹殿庭左右令易服曰
服不可易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為動命武士擊其齒
齧盡抗聲不絕 景清傳略曰文皇入京諸大臣多死
清獨降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王既即位欽天監奏
昨夜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疑之適清緋衣懷利刃
入欲行刺搜得被縛清躍起罵曰吾所以不死者欲以

報仇也豈肯北面事亂賊耶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噴
御衣帝益怒命割膚剔肉刷以鐵帚貫之以芻繫長安
門是夜帝夢清遶殿追逐心惡之旦日輦過屍側繩忽
斷屍行三步作犯駕狀乃焚之而滅其族 陳迪傳略
曰成祖入正大統召迪責問抗聲指斥不為屈與子鳳
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迪叱勿言
嫚罵不絕口命羹鳳山等舌鼻與食迪曰忠臣孝子肉
非亂臣賊子比也比死罵不輟聲 于謙傳略曰英宗
北狩朝野洵懼謙獨任兵政內繕守備外安嚴疆人心
恃以無恐無何也先擁數十萬衆直逼都城戰却之謙

於王事止宿朝房未嘗歸私第自奉菲薄不異寒士天下莫不稱其忠 鍾同傳略曰景帝時懷獻太子死同上疏曰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宜蠲吉具儀請沂王復儲位後羣臣言者相繼下詔獄或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罪當死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初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之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辟亟歎同忠臣忠臣 楊瑄傳略曰瑄子源為五官監候正德初劉瑾等亂政源數因事納諫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

瑾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世廟識餘錄曰海瑞為戶部主事上疏言時政激切世廟閱之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明紀編年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世宗怒命杖一百血肉岔起乃下刑部擬罪有臨刑詩天下傳誦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人部二十九
忠孝附忠義

忠三

原令德
高行左傳忠爲令德
子忠者臣下之高行
城郢
復陳左傳

楚子囊城郢事詳忠二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歎曰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此義

要言明文則徐有貞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北齊書趙郡王叡久歷朝政清貞自守

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高宗手書岳飛精忠四字製旗以賜之又金兵至挾徐徽言以去金將婁宿誘其降徽言大罵婁宿舉戟向

之徽言以首迎刃飲之酒以杯擲婁宿遂殺
之粘罕聞其死責婁宿曰奈何殺忠義人
衛社稷

人部
竭股肱薄紀忠臣社稷之衛
召亮屬以後事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

人部

明監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患

一

力效忠貞之節孔達成衛安于定趙

請以我子說遂縊而死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

勞雖以其子亂董安代其位又安于與謀亂也趙孟患中行

氏定將焉我死而晉國寧趙申崩斷臂弘演納肝劉

新序崔杼弑莊公申蒯漁于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

杼者以納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與

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因自出

聞之曰弘演可謂忠臣矣溫序銜鬚典韋瞋目書

溫序為護范校尉謂忠臣矣溫序銜鬚典韋瞋目書

不居賜以劍令自裁序受劍別將荀宇所執欲生降之序

汗土遂伏劍死魏統曹公之敗于張繡也唯校尉典

韋力戰門中兵敗賊從他門入韋突殺數人重創瞋目

而死龔勝推印胡剛懸冠漢書龔勝事詳上忠

步從授馬易位取泉

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

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

魏志曹洪傳洪從太祖討董卓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

失馬賊追甚急洪下馬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

得船與太祖俱濟左傳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

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進諫三日後周一人紀

取飲故公得下車而免

比于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

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

者三日陳書元帝在江陵遺書周弘直曰京師已周

無不附逆惟周生雖平不拔松柏後凋一而巳周

生謂弘直也延贊赤心伯顏白液言宋元于敵偏文

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為吾尹此

傳伯顏知福寧州至被執賊帥于善曰為吾尹此州

可乎大罵不恤遂破其引兵出入豈愛一子不事

二君志元任志傳志與金兵戰有功金擒其長子以

人部

忠

二

元蔡子英舉進士累遷顯官元軍敗械送京師授以
官不受退而上書謂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
北遷不食西顧寬憂宋張叔夜傳叔夜既北遷道中

矣叔夜嬰然起仰天大呼而卒又趙鼎傳鼎都督川
陝荆襄諸軍事上疏曰伏望閣臣孤忠使展布四體
少寬陛下東蒲為身奪笏中額唐紀高重捷與李

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
亦哭曰忠臣也宋蒲為身而葬之又宋此據長安召
然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更衣酌酒投筆抽刀

宋紀金人欲相劉幹中額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
歸書片紙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即沐浴更衣酌酒而
表曰臣奉職不稱孫述使客刺來歙未即死自書引刀

北關置眼東門議漢蓋寬饒傳寬饒奏封事時執金吾
聽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關下鄭昌頌其忠上不
嘉讒子胥吳王使人賜子胥屬饒劍以自殺子胥報使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再拜書壁三呼過河元閔木
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再拜書壁三呼過河元閔木

薄京師乃朝服與妻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
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
憂憤成疾永杜南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下

書著姓御札賜莊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劉氏鴻書
問之御札賜世忠惟有此子是乃吾兄韶傳高祖段
因號其莊曰精忠

謂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觀威之與朱滔等四
此子唐紀李希烈反遣顏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
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太師遂至是顏杲卿相

是乃吾攜家入山擲器于地勳卓茂傳陳留人蔡
兄也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
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

可事二姓哉遂攜家屬逃入深山唐紀安祿山宴羣
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樂工雷海青
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
忠
抵乳得歸馬

潼以祝漢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因以是姓無諱我名唐員半千傳半和于本彭城劉氏

汝曹母諱忠世忠字諱而不家言是忘忠也比于有知

子胥忘號唐書周憬謀殺武三思事也漢武五子廟自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胥忠其知我乎號顏思古

穿膝暴風靜馬行史記趙世家昔吳入郢都冒勃蘇

秦朝以于求救秦王出卒萬上呼大敗吳于淞水北史周

羅喉卒于軍事極還京無故與公恨小冠未平邪尋即

風飄遠焉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冠未平邪尋即

除馬行見者無不悲歎履正奉公寧家安國漢紀

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臣

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寧家安國漢紀

傳帝委政王尊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寧家安國之計

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寧家安國之計

乃作兒女握節墮難攜具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

子相對邪握節墮難攜具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

蘇武節來遂順流而下無忌舟師奔騰乃厲聲曰取我

之從容盡歡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乃縊而死畫

吟夜泣血碧心丹于戰國策北入再拜乃縊而死畫

乃出復楚國遂昌維錄宋鄧臣力既竭王道以

刻文丞相贊曰血化碧今心丹臣力既竭王道以

清唐紀尹奇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死當為

厲鬼以殺賊臣漢紀范滂曰農夫去乃起此論終

不為言漢紀推迹向以王氏權太重乃集上古以來災祥

奏之天子又陰與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

人部又陰與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
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
忠其登樓望闕斬馬斷弓宋陳寅傳寅知西和州元
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劍而死兵圍城陷寅朝服登樓
梁將蘭欽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孤保傳
大哭曰此馬我乘此弓矢天恩賜吾力戰孤保傳
豈可令賊得乎遂斬馬斷弓矢天恩賜吾力戰孤保傳
投牀不食唐書劉感戍荊州爲薛仁果所執秦王數
眾目至劔之仁果怒埋感半身于土中朝暮殺之十萬
廼傳朱此反廼開車駕如涼州自投于牀拊膺呼天不
卒食汗流墨馬表達木驚走所乘白馬極難時齊泰脫
之以墨塗黑旣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爲人所踪跡被
執不屈而死北史堯君素傳大業末君素拒義師于
河東時圍其急行李斷絕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具
論事勢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具
息而歎百舉必脫三相無私言百舉必脫註謂脫者

免子偶也左傳深室納餽中流擊楫左傳晉伐
李支子事詳忠二職納索鱣馬晉紀祖逖爲豫州
歸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索鱣馬晉紀祖逖爲豫州
刺史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不顧宗親惟書甲子東觀漢記王
濟者有如大江不顧宗親惟書甲子東觀漢記王
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令招忠時寵弟
從忠爲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
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之曰
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公厚恩忠
得效命誠不取內顧宗親南史陶潛自以蒙公厚恩忠
輔恥復屈身不取內顧宗親南史陶潛自以蒙公厚恩忠
號自永初以來死國黃衫冲天白氣遼東之役鐵傳
惟云甲子而已死國黃衫冲天白氣遼東之役鐵傳
杖爲先鋒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受國厚恩
今是死日元紀董博霄拜河南右丞值毛貴兵至拔
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聲響必應農織皆知中
殺之無血惟見白氣冲天聲響必應農織皆知中
子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應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
疾徐必相應也漢龐參傳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部開監真爲卷二百七十一忠五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龍參湯輸誠魏室盡力皇

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家北齊楊愔傳愔謂輩世榮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

也又清河王岳傳岳被高歸彥譖憂悸而死後歸彥

反世祖乃知曰清河王忠烈盡力皇而歸彥毀之殘

肉我骨焰中端笏車旁掛斤宋史尹穀擢知衡州需

請為參謀穀知城危朝服望闕拜已縱火自焚鄰家救

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作逆湘中見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皆死晉易雄傳王敦作逆湘中見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憚而釋之眾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夫肉必有

筋吾其戮矣尋被殺執刀按膝鑿池扁亭通考文獻

里彌實初為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

皆納款送里彌實仰天歎曰有死而已及聞招諭使者

至乃具公服北而再拜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

執刀按膝鑿池扁亭通考文獻

破襄樊乃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及城欲破遂赴止水死在右及子錫相繼投沼較之

中積屍如壘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殮葬之

張許過于段顏宋蘇軾傳邕州城陷緘舉家自焚諡

以睢陽藏進江淮較之卿父死事不能過也宋人志金

人陷晉寧徐徽言大罵而死父死事不能過也宋人志金

忠貫日月過于顏真卿段秀實吾不能全公何相

迫矣不有以寵之何勸忠將禽晞攻陷介休渾抗節

以視息世間哉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邪遠屢

勸敬達降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邪遠屢

德光聞敬達死杜門自絕應弦而倒莽纂位遣使

齊其忠而葬之素傳河東圍甚急君國師遂托病杜門自絕

室已亡何苦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歸第整衣得書

非婦人冠紀王全彬入蜀高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

投厠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五代唐姚洪傳洪

人部

附錄

忠

六

成閬州董璋反以書招洪得書投厠中州破執洪洪
罵曰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韓弘不願
封肉而食之多謝相公但知天子唐紀韓弘不願
光顏一美人光顏辭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
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宋史田重進事詳忠二
有馬何為舉牀以關晉紀永興元年徵前侍中椅
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屈張彥卿固守
以之佳馬何為五代史周兵攻唐楚州鄭昭業猶守
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守
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牀以關
至死無氣作山河心如金石宋趙鼎傳鼎為秦檜
一降者氣作山河心如金石
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王常輔翊帝室心如金石真忠
王常輔光武謂羣臣曰王常輔翊帝室心如金石真忠
也臣不惜百口豈顧二兒州刺史後葛榮逼城或勸
惜遺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
忠而全愛也遂追還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

屬何愛一身綱目王世充選驍勇集洛陽屈突通二
子分洛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
臣分當就死為陛下盡節今拔劔割雁鬣指書帛
得備先驅二兄何足顧乎今拔劔割雁鬣指書帛
明孫炎傳炎授處州總制為賊所執以燭雁斗酒敬炎
曰以此昭與公訣宋和縣事敗士報國一死而已叩馬而
生為宋昭謀復太宋和縣事敗士報國一死而已叩馬而
諫設像以朝史記武王伐紂紂夷齊叩馬而
義士也扶而去之唐書令狐潮圍雍丘有大將六人
白張巡以兵勢不敵不唐書令狐潮圍雍丘有大將六人
子畫像率將士朝之人皆泣巡引六含笑入地何
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人皆泣巡引六含笑入地何
面戴天書宋紀其父重知京兆府金將圍城重度不可支以
我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此
齊書趙郡王徽之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若全
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為善則一矢節成雙志晉
人部

泰始二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
天下之善一也宋史趙昂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元兵
薄州城昂發語其妻曰吾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為
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乃大書几上曰君不
可叛城不可降夫從容以就
妻同死節義成雙從容以就
人明死守義致之玉曰我既
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節義
數日無敢應者有音鳴而築臺募萬
留自許何在使三國志關羽為曹操所獲操壯其為人
恩誓以共死吾終不張遼以情問之羽報曰吾受劉將軍
言報操操義之唐書張巡有舊至城下說巡不謀奴
巡曰君生平以忠義自許今何有舊至城下說巡不謀奴
隸勿負朝廷之周紀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
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
忠植為叛將趙惟清執趙之奴隸使往慶陽城下諭降

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留臣無益
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
惟公所使中宋紀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
書新語張柬之謂李多詐曰將軍威大皇帝殊澤能有報
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
報恩正在今日多詐因曰苟利王室惟相公所其膽如
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
斗有鏃盈升如斗宋史張世傑飛舟死屍焚島上其膽
將成敗再與元未戰死得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後再與元未戰死得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將皆聽命吾不忍為宋紀宗澤將金虛實遂決大舉
心當協謀勦敵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又
蘇軾自湖赴獄親友皆絕交道出廣陵鮮于侁往見之
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
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
忠義分譴若蒙公恩謂畢吾事獲魯充飲之酒曰
則所願也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不敢求生若蒙
 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宋史文天祥臨刑時從
 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不知有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皆笑為狂宋紀真宗以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
 自異邪曾頓首曰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
 已不知異也又宗澤前從諫謂明臣盡忠謂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曰天下不足定矣獨遂從入關
 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不足定矣
相聚如舊北史帝西遷裴俠妻子在東郡鄭偉謂俠
 子徐釋木焉俠曰天下方亂未可知鳥之所集何如東就妻
 關而史記王蠋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相聚如舊求諸子立為義者乃校亦為請臣不得默
 宋紀宋以洪範充金通門使迫使仕不屈粘沒喝叔將
 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將
 晉紀秦僕射梁喜等言于秦主興曰君臣之義不薄于
 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瀾有奪嫡之志願損

其威權非特安弼
 乃所以安社稷也
哭授李石歎呼別成
 為書謝帝曰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
 義士塗炭于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引刀刺心曰
 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漢書傅燮為漢陽太守城
 被圍燮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
 能屈燮欲令棄郡而歸言未終燮慨然而常披破葛衣
 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皆呼老鍋匠明五忠傳河王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
 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燕王入京即位傭披葛衣
 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雖寒必覆故葛衣葛
 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又補鍋匠不知何許人靖難
 時往來慶慶間補鍋皆呼為老鍋匠匠夔州市中有馮翁
 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
 竟日語已又相持哭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
 竟莫知
置酒會僚吏喘香讀道書
 其終知
 一統志宋徐道明常州人為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
 明謁郡守姚訐曰君侯計將安出訐曰死守而已道明

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吾屬亦不失為義士
孝寬則可為尉佗不足法明誓以死報國立旌忠
祠以勵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國死則為國
死則為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不義之臣唐書李襲志曰吾
仇恥豈怙亂國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當相與戮力力刷
法不足開壁焚元詔登舟讀楚詞元宋紀招李庭芝使持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明五忠傳雪菴
和尙明靖難時落髮為僧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
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不與時俯仰
葉于水投已輒哭又讀終卷乃已
若有人帶持宋紀許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不
政忠直遇事敢言惟景衡耳北史周羅暉行晉絳
王州諸軍事進兵中流矢卒其年七月于仲隱夢羅暉
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絳州城破正當其日也
毀家

紓楚難破產報韓仇左傳楚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
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史記秦滅韓張良
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
故**勿浣侍中血**為題太史裾晉嵇紹傳紹從惠帝
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獨以身捍衛兵及御輦飛箭雨
集紹遂死之血濺御衣事定左右袒衛兵及御輦飛箭雨
中血勿浣也遵聞錄明羅復仁國初為編修後乞休
致太祖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
布衣放**均之一死**勝爾實多各盡所能當仁不讓
唐書田悅拒命符令奇密語悅子璘委質朝廷璘遂降
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
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
多矣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
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豈忍害公**何辭死國**說郭宋苗傳劉正彥叛張魏公
人部
附錄卷三百七十一
忠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徐問曰汝非苗劉
 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取首去曰子頗知書寧肯為
 賊用况公忠義豈忍加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宋史宋汝為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遇完顏
 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為獨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劫而縛之汝為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麥鐵杖不知炷艾炙額 馬伏波自願馬革裹屍
 鐵杖傳遠東之役鐵杖請為前鋒願謂醫者吳景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額瓜蒂敷鼻治黃
 不若而卧死兒女手中有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
 革裹屍耳 我為刺史何來酒監之呼 生一布衣用達史
 臣之聽被金史和速嘉安禮為泰安州刺史元兵至城破
 為使之跪執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
 修撰韓愈曰孰生一布衣耶延頸受刃守死不回不以
 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謀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

服賜衣而遇害 觀獻蓋以白誣明孫炎傳炎被執
 曰此紫綺衣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遂遇害元伯
 顏傳阿合馬誣伯顏平宋時取玉桃蓋帝案之無驗後
 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吾忠良 生同食祿可云吾亦降乎 死有
 遺言是乃民之望也 宋米立傳元兵畧江西立被執不
 郎國之大臣立一小校何足道也食君祿 涇原二
 國亡何以生為哉 左傳楚子囊事詳忠二 涇原二
 冢 河北大旗名宦志唐劉昌為涇原節度使嘗瘞將
 忠率諸將臨祭莫不感泣 一統志宋王友直為天雄
 軍節度使常張一大旗書宋忠義河北王九郎以自表
 喻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
 標四字 宋紀喻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歎賞
 反清豎旗邑門書盡忠報國四字 入秦不返空憐正
 號集義兵效死勿去濠平擢御史

則之形容 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史記屈原傳

王入秦不返屈原原諫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

逆相宜即事誅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為泣集英殿當

忠四

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宋文

傳天祥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曰

是卷古誦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宋紀

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朕

增髮動唐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

動縱飲舞劍唐紀李元通為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

餉飲者元通縱飲因舞劍願為漢鬼漢紀王莽執政

曲終仰天歎息潰腹而死

俊仰天歎曰願為漢鬼吾膝如鐵高郵志元李齊

不能事兩姓飲藥而卒

陷其城誘之使跪齊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奔蓋稱

乎齊嘗舉進士第一論者謂不負所學云

奇金完顏終于山傳蔡城破為元兵所斃曰吾奉御絳山

寸斬不恨矣元帥奔蓋忠告三卷元紀張養浩嘗著

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南家好漢宋史黎州通判

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敵曰此南僵立瞠目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

家好漢也

盟立得漢尸井中皆文不可草宋許彪孫傳劉整降

孫曰曉目而如生

可草遂仰藥死市人右袒周紀齊閔王出走王孫

國試閱王有能與我誅淖齒者右袒市人從之者四百

人為王衣冠獨坐王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王翼

人部

來告曰新朝寬大盡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之
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乎即日投井死

忠五

增詩魏曹植怨歌行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音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
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
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
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旣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傅咸集左
傳句爲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
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已榮茲心不爽忠

而能力不爲利啗古之遺直威黜百端勿使能植 唐
李白咏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
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
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看淚成血 張巡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
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
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又夜聞笛詩曰峩嵒試一臨
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
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宋文天祥正氣

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瀆上則爲日
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旦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
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
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
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凜列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
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
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拮
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
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
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
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
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
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
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

灑淚時 明方孝孺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
茲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狗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
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
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
川谷徧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
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
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郤夫人赴水死有妻
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
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

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隋水
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
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
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
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
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
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
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

增敕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

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增諭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增表漢諸葛亮出師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慙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增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原牋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為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增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

史傳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旣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

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以昭示子

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廁諸維新之朝
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
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
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
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
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徇時故王蠋閉
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
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
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增序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
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
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
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
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
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亡義之徒
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
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
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鹵張禕引鴆
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

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贊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真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鏘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犇直隋庾信表盡諫文帝贊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迴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增雜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亡詎能遣凶暴之累智周萬

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餘跡暄涼丘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忠義一 (附)

增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聩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聩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以難乎邢蒯聩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死節死義矣 稗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 又

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濬鄒瀾乘騎逸去時賞至奮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忠義二附

從鼓子

奔袁軍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

是鼓子之臣曰風沙庵以其擊行軍吏各復其辭曰我君
 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今君實遷臣何賴
 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于晉止事君也吾定爾祿爵對
 羽傳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張遼
 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及羽殺顏良曹
 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
 先主於
 袁軍
 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攸怒曰
 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
 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鵲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
 昔懼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
 宣懼跪下抱育乃止由此知名後漢書鮑宣字子都
 坐距閉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旂太學下

原執刀叱攸

舉旂救宣

太守杜宣命為主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
 孔光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守阮
 況卒厚贈備死不賀後漢書朱暉傳暉為郡吏太守阮

以不贈送其家人或幾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所以求于我
 者三國志袁渙傳魏太祖時有傳劉備死增下馬號

哭搥鼓喧呼誅譚修聞之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太祖
 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屍然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

其義聽之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
 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李邦彥等樹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召綱
 衆皆傾血以飲踰牆而藏萌反于彭城攻敗郡初麗

孫萌平時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忠義

三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
 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褒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又劉
 茂傳建武二年為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及
 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
 孟縣書則逃隱夜求糧食
 戴就傳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
 浮臧罪遣就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
 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謂安曰太
 守何誣害忠良強相掠理令臣卿雖命固宜申斷冤毒奈
 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解郡事又安深奇
 傳續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
 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
 詔獄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
 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詞
 以報智伯 不負桓侯 伯報仇謂襄子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故以國士報之
 之至丁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峻冠蘭石桓彝遣將軍俞縱禦之從敗左右勸退軍縱
 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之不可負國 牽招設祭 高惺匿孤 魏志牽招為督軍
 也力戰而死 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表尚首懸在馬市招觀
 之悲感紹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晉華軼傳初廣陵高惺
 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惺藏匿軼二子
 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惺攜而出首帝嘉而宥之
 請活使君 得全太守 元孚帥勳將士晝夜拒守城陷
 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頭請死以活使君弟榮曰此皆郡之忠臣義士也後漢
 彭修傳修仕郡為功曹後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雨集修障并太守得全 露板請葬 將車送喪荀
 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 露板請葬 將車送喪荀
 闔傳大司馬齊王冏辟闔為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
 收葬闔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
 者稱焉 漢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
 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謹難解于是東至洛
 人部

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微下獄遂得衛
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自營亂邪語遂絕融繫
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
陽葬畢衣不解帶乳為生湏北史開府王延俊親信
乃去兵十餘年後其禮之及俊疾延在閣下衣不解帶
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立帝聞之賜以御藥授
驃騎將軍軍典宿衛俊薨日延號泣而絕漢李善傳善
本同縣李元答頭也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
旬諸奴僕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乃潛負續
逃去親哺養乳為生湏推燥居濕備嘗艱勤雖在孩
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亦遭五矢便被七創守
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攬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
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章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
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上舍也舍之忠于是舍之忠
楚國先賢傳應余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
余與太守東方表通力得出賊便射表余以身當箭被
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殞

如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分歆厨米共給衣
資三國賊見其義烈釋哀弗害超于雍江洪從紹請兵欲
神盡無救呼吏不聽由是怨紹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賊
洪于大義不得死謂曰袁氏所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賊
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袁氏何忍舍明府米三斗請中分
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何忍舍明府米三斗請中分稍以
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歆之稍以
彤傳太守隴西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歆之稍以
西會西羌反叛梁湛妻召彤為使作薄粥眾分歆之稍以
家乃潛穿井旁以驚為窟室書則隱他郡彤獨卒送喪還隴
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成稱傳之其給車馬衣資彤
而歸視書長歎持賊大呼密以紀劉裕攻司馬休之
延之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
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當與賊洪遊于地下耳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流濁當當與賊洪遊于地下耳裕
人部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

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韓荆背裂中
單又傷首度冒璫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
呼賊已死因亡去給送車馬驅護蠅蟲傳漢周嘉
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
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蔽以
身捍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讎逆豈有還害
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于是兩
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號泣羣賊于是兩
獄中與李固俱暴尸于城南喬遺送之陳留楊直聞之號
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幘執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
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之
罪而不麾之不去喪而復存軍節度史和凝傳梁義成
從事環與唐莊宗戰于胡柳墜戰敗脫身走獨疑隨之
反顧見凝麾之使去疑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
得死所耳豈可去邪已而一騎追環幾及凝叱之不止
即引弓射殺之懷由是得免元趙一德傳至元平二
年國兵南伐一德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
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

曰主家有禍召忍同路人邪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
書訴枉狀得昭雪遂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
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今吾家業既
喪而復有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德謝曰一
德雖鄙人非有報主何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去
受戮故留以報主何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去
笑詣喪慟哭南史沈攸之傳攸之傳攸之以邊榮為留府司
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或說榮降榮曰
兒敬兒曰邊公何為同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或說榮降榮曰
是宋世忠臣不可謂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命斬之
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一止史陽固傳清河王擇領太
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澤被害不奏陽固傳清河王擇領太
以常被辟命遂獨請喪所盡哀動哭良久乃還僕射
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皆署燕名不知雋賂為漢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
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關稱冤詔遣覆考燕見
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
人部

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注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國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注微之匿也長者白公也晉

收債于薛及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馮煖曰君言視吾家所少者臣竊計君家所寡
有者惟義耳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
者也後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者乃今見之

忠義二附

原 詔復七賢 黃白帖袁秘為郎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
其門賊得免詔復 增 理無兩直 嘗為張軌傳後漢吳詠
太尉自劾參孫賢相 罪應死各引詠為馬賢所辟又為
兩自其 哭于東市 守王經及傳初刺史張軌祭其墓
子孫咸為之悲後吳會為太守以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
市人咸為之悲後吳會為太守以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
鍾會于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入殯雄于獄司隸
而華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
市吾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
無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
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

由是顯名

後漢索盧放傳放初署郡門下掾更始

安可負君

晉紀陸機及弟雲

願以身代遂前就斬使 安可負君 皆見殺又收機司
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安可負君 皆見殺又收機司
馬孫拯下獄吏掠數百兩蹀骨見終言機冤吏知
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
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不能救其死忍
復從而陸君之乎孟政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曰三族拯
門人費慈宰意分卿何為爾明拯冤拯不負之曰吾義不
負二陸死是吾分卿何為爾明拯冤拯不負之曰吾義不
安可負君固言 桓康裝擔 桓康隨太相為軍容從世
拯在顧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
一頭與門客蕭欣楊瑒等四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至
山中與門客蕭欣楊瑒等四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至
破郡獄由世祖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復歸江
南 續文獻通考晉祖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復歸江
誅約其族安恨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乃 必同其
竊逃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難漢晉春秋公孫瓚為袁紹所敗關靖曰吾聞君子陷

孤得無預輟耕錄劉信甫為富商曹氏奴曹顯死以

察其詐直之叔託孤劉信甫為富商曹氏奴曹顯死以

適達魯花赤馬之子不勝慙日憤毒父死而復訴于府

法并得銀鍊無完膚終無兩辭乃厚以金帛不知守亦無

賄既被銀鍊無完膚終無兩辭乃厚以金帛不知守亦無

赤孤得無預輟耕錄劉信甫為富商曹氏奴曹顯死以

罪罷去守復官凡獄減死既而費蓋鉅萬計孤悉籌償信

甫曰主有難報奴力辭不受內叱令北向先賢行狀表

委審卿腹心之作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後魏太祖

恨其少耳公曰卿忠者令氏父子亦自不得不多也配曰

爾也臨行刑叱持兵者令氏父子亦自不得不多也配曰

虛井宋紀元兵克潭州李希與帳下沈忠合室盡死潭

枕中出二楮也明田汝成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

一牛季寡婦得一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
牛則耕踰踰老僕乃費我蔡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
不若牛馬耶迺畫策榮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
得銀一十二兩寄二十一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
三女婚兩郎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頃之阿寄病且死
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
細悉均分之曰以此貽兩
郭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

忠孝一

增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

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驟駉駉豈

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

顯諫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

人部

忠孝

忠孝

忠孝

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史記趙世家曰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子世家曰爲人子者母以有已爲人臣者母以有已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聞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 晉書段灼傳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

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戚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

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讀書筆記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
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
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于盾也見
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
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爲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
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
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
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
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
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
天下皆欲以爲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
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
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
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
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

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
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
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
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
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
則死矣申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
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
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
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
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漢書延篤傳曰篤謂前越雋

太守李文德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
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
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世說曰吳孫皓問丞相陸凱曰
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
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
刑國于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
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 卞
壺傳曰壺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瞻盱見父沒相
隨赴戰同時見害瞻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

爲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焉 南史劉敬宣傳曰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爲戴僧靜所殺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梁書謝蘭傳曰蘭五歲每父母

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遣巒于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勛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傑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公嘗赴并州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

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
源東京留守愷之子也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
俘爲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
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
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
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
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郛東
谷贊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

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
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
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宋史楊政傳曰
政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
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
毅嘗爲國史編修官明兵入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
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
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
縊死 元伯顏不花的斤傳曰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
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

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八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恨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明鄭克敬傳畧曰克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一統志曰朱益永樂末進士廉靜寡欲宦遊不挈妻孥卒時惟一僕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竟瘐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 一統志曰劉珥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內閣呼爲東劉先生而不名居家孝父母沒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裨于國孝表于鄉爲一代名臣云 明馮恩傳畧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鋐方獻夫之奸逮繫詔獄幾死子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邪

忠孝三

增國楨 家寶 晉書高家孝以承親忠以奉太學國之

買蔡京用事熾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游太學因童

胡朝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劉璉上書云王之太妃也

投箸輟飯臣聞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

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 原石奢自刎

畢謚出亡 州史記石奢事詳忠孝二弟妻白帟畢謚為充

破張邈生得謀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遂出亡呂布

為魯相 兩節並弘 二理同極 南齊書元孫曰

帝曰柳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

本二理 亡家憂國 立身成名 漢書公孫述使刺客

抽刀而絕帝省書流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歛歛書表投筆

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忠孝珪曰臣下王禮部

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忠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不遠不撓 可移可事 晉書王允知死不撓求仁不

貴 即是神仙 宋史宗室不意慕慕涕泣長而力學母曹氏

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忘富貴也 明 為赴魏

軍 豈知王臘 死三國志諸葛亮子瞻是神也 明 為赴魏

早斬黃皓以飲傾敗用生何為武鄉里閉門不出入猶

職三子皆在位後悉令解官歸鄉里 忠孝 豈知有王氏臘乎

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吾祖宗豈知有王氏臘乎

人部

考叔稱純

李嵩何罪

左傳穎考叔聞鄭莊公賜之羹食而舍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為晉

紀秦主姚興太后卒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

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王之魏故事既葬

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與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先

臣所教愚夫不為期宋紀范純仁遺表云先天下而憂

子而微臣育以事若者也北史裴讓之弟諷之奔關

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太諷之何在答曰昔吳

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不為敢諱家客

不為園郎唐書馬周傳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為

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何

漢書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余日碑弟倫于

敵以世名忠孝太死則塞禍貴不為榮漢紀受詔

后詔留侍成帝

捕范滂縣令郭揖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

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

晚受教再拜而辭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

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

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

母之獲全秦之惠也雖公厚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

天為降印金以名軍博物志後太尉常山張顗為梁相

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員石顯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曰忠

孝侯印顯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樊豐行尸校書東觀

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歸正人悉送密院增月給米

史正他軍歲時犒援抱以鼓叱馭而行鳴說苑楚申

燕名曰忠孝軍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

孝二畏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何以見祖皆知顯親益一統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

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勤王鏜起兵

何以見我祖魏公于地下又宋周虎守和州母何氏

傾家貲以爲軍士破敵全城封感義郡夫人其誥畧云
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爲人
子者皆知以是教其父惟此三子幸有二弟初潭集陳元方
是顯其親親惟此三子幸有二弟初潭集陳元方
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
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
都路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元紀明兵取益
忠孝幸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不
屈而恒思歸國何可假人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爲
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何可假人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爲
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
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兄爽答曰風流受戒孔子
秀出臣不如恭至子忠孝亦何可以假人風流受戒孔子
令見先人常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立朝讜正元主
孔子戒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元圍潭州尹穀時寓居
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冠招鄉人冠帶見先人耳
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

禮畢與其不得承命豈復全交反南史宋竟陵王誕
軍因之辭曰忠孝不得並全現之有老父在不得承命
誕因之辭曰忠孝不得並全現之有老父在不得承命
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表紹書曰本州被侵
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門乎遂致經門
揮涕謁帝改容晉書殷仲堪鎮江陵桓靈寶攻之役
生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北史普泰初崔猷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
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
之道萃求郡養母取心祭父宋紀洪皓留金十五
此道萃求郡養母取心祭父宋紀洪皓留金十五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邪元紀察罕帖木兒爲田豐王士誠所刺
計聞帝震悼令擴廓帖木兒襲父職身率將士同日
誓必復仇遂克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同日
而至一方所歸天祥骸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

忠孝

州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
 晉書沮渠蒙遜傳羅仇謂其弟麴粥曰吾家累世忠孝
 為一方所歸寧人宜有甄錄以為鏡戒北史崔光
 負我母我負人
 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吏滿奏代詔曰光伯自涖海沂
 清風遠著兼其兄光詔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
 甄錄可更任三年以廣風化漢書帝以三公多見罪
 退錄馮勤以善自終因諫之曰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
 為鏡戒勤盡忠于國則爵賞光乎
 卜以善俗詩為
 當也漢書嚴遵卜筮于成都不勉哉乎
 諫書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又王式為昌邑王
 師後王賀嗣位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式曰師何以
 無諫書式對曰臣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式曰師何以
 孝子之篇未嘗曰臣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式曰師何以
 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王反覆誦之
 端禮常賜書敬
 宗不識字忠孝之家宋錢端禮為叔六世孫高宗常御書
 讀書須是識字許陽城語諸生景讓舉一爵唐陽
 敬宗不識忠孝字

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
 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
 年不歸侍者斥之南都新書大中間丞郎宴席蔣伸
 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爵
 眾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為君為父付一笑于此
 景讓起引此爵將曰宜然
 生事宋事元敢二心以逃死
 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增事池榜掠不屈先殺其
 二子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遂遇害宋史陸山旣
 平文天祥被執張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
 能以事宋者事元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
 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
 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心乎

忠孝四

原辭母白帖魏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
 被收泣辭母沈王經皆預謀謀訖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
 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死得所何恨之有辭主蜀徐庶
 人部

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
心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曹公
處為中丞朝臣惡其疆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
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母可以辭處曰忠孝安得兩全
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也
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
天子親題其碑曰有
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安君定親曰三國志忠臣孝子宜帝終制
尼釋之之言驤華元明帝之戒所
以安君定親之忠孝矣乃心本朝晉書武
挹守魏興符堅遣將來攻力不能抗不食而死桓冲上
言曰故輕中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明西臺領覆隕身
守節世為忠
孝乃心本朝
戒子努力宋史杜衍為宋賢相卒時
力忠鄉里易名也
鄉里易名也
鄉孝芝里
所居為忠孝

忠孝五

原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
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
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
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
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
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
禮早蒙丹宸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
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增書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
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

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忠于國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負求才之意傳曰爲人子止于孝爲人臣止于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明宋濂荅郡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于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

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

增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于孝經也仲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絕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